

“给你，正好十元钱”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宝华仔细一看，手中是五十元，原来那位大姐把五十元错当成十元了。

宝华赚钱很辛苦，若在以前这钱就留下了。可经历了昨晚的神奇后，对宝华的震撼很大，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，深信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不能再做亏心事，又想起了老中医说的话：“法轮功讲真、善、忍，使我心存正气，所以邪气不能入侵，气脉畅通无阻，百病全无。”

想到这儿，宝华快步追上了那位大姐，说：“大姐，您给错钱了。”那大姐一愣说：“我给你的是十元钱，没错！”宝华笑着说：“大姐，您给我的是五十元，给多了。”说着就把多余钱还给了大姐。那大姐感动的说：“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？真是太谢谢你了！”宝华忙说：“别谢我，是法轮功的真、善、忍改变了我，要谢您就谢法轮功吧！”那位大姐也笑着说：“那我就谢谢法轮功！”

两个人都开心的笑着，笑的那么的清新、自然、和善……◇



“给你，正好十元钱”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宝华仔细一看，手中是五十元，原来那位大姐把五十元错当成十元了。

宝华赚钱很辛苦，若在以前这钱就留下了。可经历了昨晚的神奇后，对宝华的震撼很大，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，深信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不能再做亏心事，又想起了老中医说的话：“法轮功讲真、善、忍，使我心存正气，所以邪气不能入侵，气脉畅通无阻，百病全无。”

想到这儿，宝华快步追上了那位大姐，说：“大姐，您给错钱了。”那大姐一愣说：“我给你的是十元钱，没错！”宝华笑着说：“大姐，您给我的是五十元，给多了。”说着就把多余钱还给了大姐。那大姐感动的说：“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？真是太谢谢你了！”宝华忙说：“别谢我，是法轮功的真、善、忍改变了我，要谢您就谢法轮功吧！”那位大姐也笑着说：“那我就谢谢法轮功！”

两个人都开心的笑着，笑的那么的清新、自然、和善……◇



小小说 第一期

“给你，正好十元钱”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宝华仔细一看，手中是五十元，原来那位大姐把五十元错当成十元了。

宝华赚钱很辛苦，若在以前这钱就留下了。可经历了昨晚的神奇后，对宝华的震撼很大，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，深信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不能再做亏心事，又想起了老中医说的话：“法轮功讲真、善、忍，使我心存正气，所以邪气不能入侵，气脉畅通无阻，百病全无。”

想到这儿，宝华快步追上了那位大姐，说：“大姐，您给错钱了。”那大姐一愣说：“我给你的是十元钱，没错！”宝华笑着说：“大姐，您给我的是五十元，给多了。”说着就把多余钱还给了大姐。那大姐感动的说：“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？真是太谢谢你了！”宝华忙说：“别谢我，是法轮功的真、善、忍改变了我，要谢您就谢法轮功吧！”那位大姐也笑着说：“那我就谢谢法轮功！”

两个人都开心的笑着，笑的那么的清新、自然、和善……◇



小小说 第一期

哑舅

作者：小三子



哑舅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弟。哑舅原来并不哑，听母亲说，哑舅5岁那年得了一场急病，病虽治好了，却再也不会说话了。

那时候，我父亲在城里工作，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我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三人住在乡下。哑舅经常来我家帮助母亲干体力活，干完活以后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到田野里捉蚂蚱，到小河边观小鱼……我小时候的许多欢乐时光都是在哑舅的陪伴下度过的，到现在也难以遗忘。

哑舅敦厚善良，也非常聪明，有一套漂亮的木匠手艺，亲戚邻居有点什么活都喜欢请他帮忙，他总是默默地、精心地干好每一件活。那时夏天晚上常有别的村镇放电影，哑舅就会带我们一起去看电影，给我们姐妹每人买一袋糖米花，还不断地呼扇着大蒲扇为我们哄蚊子，他一点都不嫌小孩子烦

宝华一想自己的经历，确实被中共迫害的很苦。如果××党真是领导的好，国家富强，自己就不会下岗，也不会得这胃病，而下岗后卖点水果还被中共的打手们欺负。若不是自己刚强，早就被恶党逼上绝路了。想到这儿坚决的说：“大爷，您说的都是实话，是真心为我好，您就用小华的名字帮我退团吧，谢谢您。”

老中医又说：“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。你要记住我的一句话：以后在社会上要心存正气，对你的健康是有极大的好处的。孩子，以后你胃痛的厉害的时候，你可以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只要心诚会有奇效的。”

宝华辞别了老中医，在当天的夜里宝华就被胃的剧痛给疼醒了，宝华忽然想起老中医的话，心中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。念到第四遍的时候，胃部就开始发热，念到十多遍的时候胃部感觉暖暖的，胃渐渐的不疼了，宝华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宝华和家里人说了昨晚那神奇的经历，家人疑惑的说：

“你是心理作用吧？！”宝华说：“我以前也有几回半夜被疼醒的时候，吃药都不好使。你们可以认为我是心理作用，但我自己受益自己知道，不和你们多说了，我去卖水果了。”

宝华因为身体感觉很舒服，心情也变得愉快了。下午的时候一个大姐来买水果，说：“给我称十元钱的桔子。”宝华称好后，那大姐递上钱说：

哑舅

作者：小三子



哑舅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弟。哑舅原来并不哑，听母亲说，哑舅5岁那年得了一场急病，病虽治好了，却再也不会说话了。

那时候，我父亲在城里工作，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我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三人住在乡下。哑舅经常来我家帮助母亲干体力活，干完活以后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到田野里捉蚂蚱，到小河边观小鱼……我小时候的许多欢乐时光都是在哑舅的陪伴下度过的，到现在也难以遗忘。

哑舅敦厚善良，也非常聪明，有一套漂亮的木匠手艺，亲戚邻居有点什么活都喜欢请他帮忙，他总是默默地、精心地干好每一件活。那时夏天晚上常有别的村镇放电影，哑舅就会带我们一起去电影院，给我们姐妹每人买一袋糖米花，还不断地呼扇着大蒲扇为我们哄蚊子，他一点都不嫌小孩子烦

宝华一想自己的经历，确实被中共迫害的很苦。如果××党真是领导的好，国家富强，自己就不会下岗，也不会得这胃病，而下岗后卖点水果还被中共的打手们欺负。若不是自己刚强，早就被恶党逼上绝路了。想到这儿坚决的说：“大爷，您说的都是实话，是真心为我好，您就用小华的名字帮我退团吧，谢谢您。”

老中医又说：“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。你要记住我的一句话：以后在社会上要心存正气，对你的健康是有极大的好处的。孩子，以后你胃痛的厉害的时候，你可以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只要心诚会有奇效的。”

宝华辞别了老中医，在当天的夜里宝华就被胃的剧痛给疼醒了，宝华忽然想起老中医的话，心中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。念到第四遍的时候，胃部就开始发热，念到十多遍的时候胃部感觉暖暖的，胃渐渐的不疼了，宝华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宝华和家里人说了昨晚那神奇的经历，家人疑惑的说：

“你是心理作用吧？！”宝华说：“我以前也有几回半夜被疼醒的时候，吃药都不好使。你们可以认为我是心理作用，但我自己受益自己知道，不和你们多说了，我去卖水果了。”

宝华因为身体感觉很舒服，心情也变得愉快了。下午的时候一个大姐来买水果，说：“给我称十元钱的桔子。”宝华称好后，那大姐递上钱说：

者服务的。我原来也很喜欢看焦点访谈等节目，认为是替老百姓说真话、说实话的节目。可从镇压法轮功开始，我看明白了焦点访谈其实是‘焦点谎言’。为了给中共镇压找借口，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，谎话说了一个又一个。最大的一个欺世谎言就是天安门自焚事件，疑点众多。自焚者身上都烧起了熊熊大火，可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？以前从未有过的突发事件是谁录下来的？即有高空拍摄又有特写镜头，小孩临上救护车还来个特写喊几声妈妈，编排的情节细腻，以勾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。法轮功的书中明确指出修炼者不能杀生，自杀是有罪的。一个真修者又怎么会去自焚呢？！

现在法轮功在世界上已经洪传八十多个国家，受各国政府褒奖上千项，只有中国在镇压，这不说明问题吗？！现在大陆天灾人祸不断，不就是对人们的警示吗？！我告诉你一个天机：中共干的坏事太多，老天要灭它，而且只要当初举手宣誓过自愿加入××党、××团的都得随着它去。声明退出能保平安，化名、匿名、小名都可以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中外那些著名预言，象外国的诺查丹玛斯的预言、《圣经》、中国的《推背图》、《禅师诗》，都预言了人类将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就是人人都要面临的生死之间的选择啊！今天见面也是缘，我是希望你能平安。”

人。

后来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，偶尔哑舅进城到我们家里来，全家人都高兴，家里的气氛变得说不出的温馨，我们姐妹总是巴不得哑舅能多住几日。妈妈总要为哑舅做他最喜欢吃的扁豆馅饺子、韭菜合子，和他唠着家乡父老乡亲的长长短短；我们姐妹仨也总要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作文、绘画、折纸什么的让哑舅看，他总是认真地欣赏着我们的“作品”，憨厚地微笑着点着头。哑舅因为哑的缘故，一直没有娶上媳妇，四十多岁还是一个人。

94年我上大学去了北京。一次收到母亲的来信说：你哑舅会说话啦！说是因为炼了一种神奇的功法，叫法轮功。哑舅重新能说话的故事，当时对我来说，听来实在象是个神话。

随着改革浪潮，哑舅也背着他的木匠家什到了大都市上海，在街头或者是哪个居民区的路边一呆，摆个小地摊，全部木匠行头地上一摆，立一块小招牌，上面写着会什么什么木匠活，向过往行人招揽生意。他一向价钱公道，活计精良仔细又交活快捷，没多长时间，就在居民小区周围出了名，人们称赞他“哑木匠，人厚道，活计好，找他做活放心。”

有一次，他在一位法轮功弟子老郑的小杂货店里干活儿。一天，老郑在店堂里播放法轮功的炼功音乐，哑舅忽然停下手中的活，眼睛出神地看着播

者服务的。我原来也很喜欢看焦点访谈等节目，认为是替老百姓说真话、说实话的节目。可从镇压法轮功开始，我看明白了焦点访谈其实是‘焦点谎言’。为了给中共镇压找借口，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，谎话说了一个又一个。最大的一个欺世谎言就是天安门自焚事件，疑点众多。自焚者身上都烧起了熊熊大火，可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？以前从未有过的突发事件是谁录下来的？即有高空拍摄又有特写镜头，小孩临上救护车还来个特写喊几声妈妈，编排的情节细腻，以勾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。法轮功的书中明确指出修炼者不能杀生，自杀是有罪的。一个真修者又怎么会去自焚呢？！

现在法轮功在世界上已经洪传八十多个国家，受各国政府褒奖上千项，只有中国在镇压，这不说明问题吗？！现在大陆天灾人祸不断，不就是对人们的警示吗？！我告诉你一个天机：中共干的坏事太多，老天要灭它，而且只要当初举手宣誓过自愿加入××党、××团的都得随着它去。声明退出能保平安，化名、匿名、小名都可以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中外那些著名预言，象外国的诺查丹玛斯的预言、《圣经》、中国的《推背图》、《禅师诗》，都预言了人类将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就是人人都要面临的生死之间的选择啊！今天见面也是缘，我是希望你能平安。”

人。

后来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，偶尔哑舅进城到我们家里来，全家人都高兴，家里的气氛变得说不出的温馨，我们姐妹总是巴不得哑舅能多住几日。妈妈总要为哑舅做他最喜欢吃的扁豆馅饺子、韭菜合子，和他唠着家乡父老乡亲的长长短短；我们姐妹仨也总要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作文、绘画、折纸什么的让哑舅看，他总是认真地欣赏着我们的“作品”，憨厚地微笑着点着头。哑舅因为哑的缘故，一直没有娶上媳妇，四十多岁还是一个人。

94年我上大学去了北京。一次收到母亲的来信说：你哑舅会说话啦！说是因为炼了一种神奇的功法，叫法轮功。哑舅重新能说话的故事，当时对我来说，听来实在象是个神话。

随着改革浪潮，哑舅也背着他的木匠家什到了大都市上海，在街头或者是哪个居民区的路边一呆，摆个小地摊，全部木匠行头地上一摆，立一块小招牌，上面写着会什么什么木匠活，向过往行人招揽生意。他一向价钱公道，活计精良仔细又交活快捷，没多长时间，就在居民小区周围出了名，人们称赞他“哑木匠，人厚道，活计好，找他做活放心。”

有一次，他在一位法轮功弟子老郑的小杂货店里干活儿。一天，老郑在店堂里播放法轮功的炼功音乐，哑舅忽然停下手中的活，眼睛出神地看着播

放音乐的录音机，他静静地听啊，听啊，直到音乐结束了，他还出神地站在那里。老郑看见，上前问道：“老弟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只见哑舅两眼滴泪，微微开口，说了一个“天”字。老郑明白，他是想告诉自己，这是天上的音乐啊！

老郑把哑舅领到里屋，安顿他坐下，打开了电视机和录像机，和善地对他说：“老弟啊，你再看看这个。”电视里播放着李洪志师父讲法的录像，哑舅全神贯注地看着，听着，他好像全然忘掉了自己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……直到录像看完了，他站起身，开口对老郑说了一句话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就这样，惊人的神奇发生了，哑了四十年的哑舅会说话了！

因为哑舅的神奇经历，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三十几口人都炼了法轮功，老家乡下，更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乡亲们也因此而修了大法。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，我才明白了发生在哑舅身上的神奇背后的真正原因。

99年7月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，我已经来到了美国。母亲经常在电话中跟我聊起哑舅。哑舅是当地第一个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，虽然被抓、被关、被折磨，放出来以后，他还是再去天安门，向人们喊着“法轮大法好”。第五次到北京去被抓后，他被当地公安押解回当地看守所，在看守所里吃了很多苦。开庭审判时，哑舅滔滔不绝，讲

一天，听人说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中医医术高明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去了。一进门，看见老中医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。心想：这么大年龄身体保养的这么好。老中医给宝华号脉后说：“中医讲痛则不通，你胃部的气脉不通，你这胃病很重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的药只能缓解，不能治愈。”宝华心想这大爷到坦诚，如实相告，也不怕赚不到钱。宝华说：“我现在吃西药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开两付中药试试吧。”接着又好奇的问到：“大爷，您身体这么健康，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啊？”

老中医笑着说：“秘诀就是修炼法轮功！法轮功讲真、善、忍，使我心存正气，所以邪气不能入侵，气脉畅通无阻，百病全无。我已经修炼十年了，十年前我也是个病篓子，腰痛、类风湿、哮喘……病全着呢，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，病全好了，这么多年一片药都没吃过。我六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全都白了，我现在八十岁了，你看连黑头发都长出来了。”

宝华仔细一看，老中医确实有许多黑发，还有部分白发的根部也都变黑了。这摆在眼前的事实在宝华感到非常惊奇，忍不住问：“这么好的功法，那电视上为什么要反面宣传呢？”老中医说：“历朝历代都有昏君和明君，现在的中国从上至下，遍地贪官，老百姓们活的都很艰辛，当权者是昏是明这不一目了然吗！而电视是国家的喉舌，是给当权

放音乐的录音机，他静静地听啊，听啊，直到音乐结束了，他还出神地站在那里。老郑看见，上前问道：“老弟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只见哑舅两眼滴泪，微微开口，说了一个“天”字。老郑明白，他是想告诉自己，这是天上的音乐啊！

老郑把哑舅领到里屋，安顿他坐下，打开了电视机和录像机，和善地对他说：“老弟啊，你再看看这个。”电视里播放着李洪志师父讲法的录像，哑舅全神贯注地看着，听着，他好像全然忘掉了自己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……直到录像看完了，他站起身，开口对老郑说了一句话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就这样，惊人的神奇发生了，哑了四十年的哑舅会说话了！

因为哑舅的神奇经历，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三十几口人都炼了法轮功，老家乡下，更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乡亲们也因此而修了大法。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，我才明白了发生在哑舅身上的神奇背后的真正原因。

99年7月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，我已经来到了美国。母亲经常在电话中跟我聊起哑舅。哑舅是当地第一个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，虽然被抓、被关、被折磨，放出来以后，他还是再去天安门，向人们喊着“法轮大法好”。第五次到北京去被抓后，他被当地公安押解回当地看守所，在看守所里吃了很多苦。开庭审判时，哑舅滔滔不绝，讲

一天，听人说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中医医术高明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去了。一进门，看见老中医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。心想：这么大年龄身体保养的这么好。老中医给宝华号脉后说：“中医讲痛则不通，你胃部的气脉不通，你这胃病很重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的药只能缓解，不能治愈。”宝华心想这大爷到坦诚，如实相告，也不怕赚不到钱。宝华说：“我现在吃西药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开两付中药试试吧。”接着又好奇的问到：“大爷，您身体这么健康，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啊？”

老中医笑着说：“秘诀就是修炼法轮功！法轮功讲真、善、忍，使我心存正气，所以邪气不能入侵，气脉畅通无阻，百病全无。我已经修炼十年了，十年前我也是个病篓子，腰痛、类风湿、哮喘……病全着呢，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，病全好了，这么多年一片药都没吃过。我六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全都白了，我现在八十岁了，你看连黑头发都长出来了。”

宝华仔细一看，老中医确实有许多黑发，还有部分白发的根部也都变黑了。这摆在眼前的事实在宝华感到非常惊奇，忍不住问：“这么好的功法，那电视上为什么要反面宣传呢？”老中医说：“历朝历代都有昏君和明君，现在的中国从上至下，遍地贪官，老百姓们活的都很艰辛，当权者是昏是明这不一目了然吗！而电视是国家的喉舌，是给当权

多钟就起床，坐两个小时的车去上水果，白天在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市场卖水果，风里来、雨里去的很辛苦。

每天小市场都有人来收税，可是城管部门也经常来“打劫”，城管的汽车一来，小贩们立刻四散奔逃，跑的慢一点的，倒骑驴、秤盘和所卖的商品就被洗劫一空。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拎个破麻袋，经常到市场来讨饭。善良的小贩们这个给他几个萝卜，那个给他棵白菜，他就都装到破麻袋里。一天城管来了，小贩们象往常一样奔逃，老人依旧拎着破麻袋，蹒跚的走着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城管冲上去，抢过盲老人手中的麻袋就扔到了汽车上，转身又去追其他小贩，盲老人空着双手大声喊道：“是谁啊？要饭的东西都抢？！”

一个寒冬的下午，宝华正给顾客称水果，城管突然来了，一脚把宝华的水果摊踢翻，把剩下的物品全部强行抢走，围观的群众小声说：“土匪又进村了。”宝华含着眼泪看着满地被踩坏的水果，在寒冷的风中站了许久许久……

就这样过了几年，在这些艰难的日子中，宝华凭着顽强的意志走了过来。虽然有了一些积蓄，但终日的奔波，吃饭经常不应急，落下了一个胃痛的毛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每次胃痛的时候吃药也顶不住，很痛苦。去了很多家医院也没治好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变成了医药费。

述法轮大法带给自己的神奇，为法轮功辩护了一个多小时。当庭所有的人，无不被他的故事所震撼，没人能想象他曾经是个哑巴。

后来，哑舅被非法判处劳教，在劳教所里被强迫从事苦力。从里面传出的消息说，哑舅因拒绝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、拒绝参加所里办的洗脑班，被劳教所几个凶恶的管教拖去动大刑，连续折磨了十几个小时，后来因出现生命危险，被送进医院抢救，但是为时已晚。

母亲含着悲愤，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去看了哑舅的遗体，他遍体鳞伤，前胸有四、五个被电棍电焦的深坑，腰和腿被打成黑紫色，一条腿的大膀被打断，满脸是血，看不出面容。劳教所和公安局拒绝了母亲领回哑舅遗体的请求，第二天秘密地把哑舅的遗体火化了。

6月10日，哑舅走的当天，当地那个小县城连日的炽热高温忽然陡降，一时间寒冷异常，天上飘下满天飞雪，积雪足有一尺多厚。

哑舅悲壮地走了，我在美国，开始向善良的美国人、向可贵的中国人、向所有的善良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，向他们讲述哑舅的故事，讲述中国千百万法轮功修炼人面临的严峻和他们无私无畏、和平顽强的抗争，讲述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是如何恶毒、疯狂和灭绝人性。

当我拿起电话同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同胞通

多钟就起床，坐两个小时的车去上水果，白天在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市场卖水果，风里来、雨里去的很辛苦。

每天小市场都有人来收税，可是城管部门也经常来“打劫”，城管的汽车一来，小贩们立刻四散奔逃，跑的慢一点的，倒骑驴、秤盘和所卖的商品就被洗劫一空。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拎个破麻袋，经常到市场来讨饭。善良的小贩们这个给他几个萝卜，那个给他棵白菜，他就都装到破麻袋里。一天城管来了，小贩们象往常一样奔逃，老人依旧拎着破麻袋，蹒跚的走着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城管冲上去，抢过盲老人手中的麻袋就扔到了汽车上，转身又去追其他小贩，盲老人空着双手大声喊道：“是谁啊？要饭的东西都抢？！”

一个寒冬的下午，宝华正给顾客称水果，城管突然来了，一脚把宝华的水果摊踢翻，把剩下的物品全部强行抢走，围观的群众小声说：“土匪又进村了。”宝华含着眼泪看着满地被踩坏的水果，在寒冷的风中站了许久许久……

就这样过了几年，在这些艰难的日子中，宝华凭着顽强的意志走了过来。虽然有了一些积蓄，但终日的奔波，吃饭经常不应急，落下了一个胃痛的毛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每次胃痛的时候吃药也顶不住，很痛苦。去了很多家医院也没治好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变成了医药费。

述法轮大法带给自己的神奇，为法轮功辩护了一个多小时。当庭所有的人，无不被他的故事所震撼，没人能想象他曾经是个哑巴。

后来，哑舅被非法判处劳教，在劳教所里被强迫从事苦力。从里面传出的消息说，哑舅因拒绝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、拒绝参加所里办的洗脑班，被劳教所几个凶恶的管教拖去动大刑，连续折磨了十几个小时，后来因出现生命危险，被送进医院抢救，但是为时已晚。

母亲含着悲愤，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去看了哑舅的遗体，他遍体鳞伤，前胸有四、五个被电棍电焦的深坑，腰和腿被打成黑紫色，一条腿的大膀被打断，满脸是血，看不出面容。劳教所和公安局拒绝了母亲领回哑舅遗体的请求，第二天秘密地把哑舅的遗体火化了。

6月10日，哑舅走的当天，当地那个小县城连日的炽热高温忽然陡降，一时间寒冷异常，天上飘下满天飞雪，积雪足有一尺多厚。

哑舅悲壮地走了，我在美国，开始向善良的美国人、向可贵的中国人、向所有的善良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，向他们讲述哑舅的故事，讲述中国千百万法轮功修炼人面临的严峻和他们无私无畏、和平顽强的抗争，讲述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是如何恶毒、疯狂和灭绝人性。

当我拿起电话同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同胞通

话的时候，当我上网与不知名姓的朋友们攀谈的时候，当我把一份真相资料递到擦身而过的陌生人手里的时候，当我做着每一件大法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坐在莲花上金光四溢的哑舅在向我微笑。

放心吧，哑舅，现在美国知道、加拿大知道、欧洲知道、全世界都知道——法轮大法好！

(根据《明白了真相的人们》中的故事改写)



天空愈发阴霾，乌云压向头顶，风狂卷着，世界一片灰暗。天气如此异常，仿佛被触怒一般。我关上脆弱的窗，看到楼下艰难行进的人们，还有惨遭蹂躏的树。几声爆响使人心颤，那是没有及时关紧的窗摔破了玻璃。

铃声响起，电话中传来邻居的嗓音：“我在单位，出门前忘了关窗，帮我看看钥匙有没落在你家，

6

话的时候，当我上网与不知名姓的朋友们攀谈的时候，当我把一份真相资料递到擦身而过的陌生人手里的时候，当我做着每一件大法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坐在莲花上金光四溢的哑舅在向我微笑。

放心吧，哑舅，现在美国知道、加拿大知道、欧洲知道、全世界都知道——法轮大法好！

(根据《明白了真相的人们》中的故事改写)



天空愈发阴霾，乌云压向头顶，风狂卷着，世界一片灰暗。天气如此异常，仿佛被触怒一般。我关上脆弱的窗，看到楼下艰难行进的人们，还有惨遭蹂躏的树。几声爆响使人心颤，那是没有及时关紧的窗摔破了玻璃。

铃声响起，电话中传来邻居的嗓音：“我在单位，出门前忘了关窗，帮我看看钥匙有没落在你家，

6

退党，看来这大潮已经掀起来了，这气势势不可挡，正邪已经分出来了，马上就要灭邪党了。所以，我劝各位，趁早退出中共邪教组织，留下自己。

你们知道为什么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吗？就是因为他们发的真相资料象一把尖刀，把恶党的肚子划开、让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让人们看到恶党的黑心肝，为什么中共邪党烧大法书啊，就是不让人们看，一看就把邪恶揭穿了吗！”

“刘副书记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呀？”

“因为我在看真相及《九评共产党》，你们也找一找，看一看。”

“来，干杯！今天的客没白请，给我上了清醒的一课，我也要接触接触本单位的法轮功。”我说。◇



中国的许多工厂效益不好，大批工人下岗回家，宝华也是其中一员。为了生存，宝华每天三点

15

退党，看来这大潮已经掀起来了，这气势势不可挡，正邪已经分出来了，马上就要灭邪党了。所以，我劝各位，趁早退出中共邪教组织，留下自己。

你们知道为什么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吗？就是因为他们发的真相资料象一把尖刀，把恶党的肚子划开、让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让人们看到恶党的黑心肝，为什么中共邪党烧大法书啊，就是不让人们看，一看就把邪恶揭穿了吗！”

“刘副书记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呀？”

“因为我在看真相及《九评共产党》，你们也找一找，看一看。”

“来，干杯！今天的客没白请，给我上了清醒的一课，我也要接触接触本单位的法轮功。”我说。◇



中国的许多工厂效益不好，大批工人下岗回家，宝华也是其中一员。为了生存，宝华每天三点

15

着良心办事，失去了的真心朋友，失去了所有对你信任，那你可就……你不跟呢，对这样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糊涂一点，不但人们敬你，而且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福气。这是我的切身体会。你看我将近六十岁的人了，就因为我不难为他们，而且还站在他们的一边，抵制迫害他们的人，我多年的心脏衰竭，好了！我今天特意参加你的庆贺宴席，就是来和你说一说这事。”我点头，说：“谢谢！”

我的同学、我们当地法院的某厅长说：“这位长辈说的是。我们现在就有规定，不许接法轮功学员的案子。所以说在中国社会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句空话。法律在中国不是公正的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，我进法院以来，经历的案件多了，哪个是以法律为依据的？还不是为权、为钱服务的！”

这时，我的表哥市委副书记说：“今天我是没白来呀，我和大家一样有同感喔。我是混日子呀，我年轻时也有一身抱负，可是不是那么回事，层层腐败、勾心斗角，使出的招一个比一个坏，真象法轮功说的，人的道德在下滑，‘人人为近敌’呀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洁身自好呀！千万不要紧跟形势。有证据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，这不丧心病狂吗？还有比中共更坏的组织吗？连动物都不如，说不定哪天中共就垮了。我们也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别做亏心事。我出国时，看到全世界都在声援

如果有就帮我关上窗，不然玻璃会刮碎的。”

我找了找：“抱歉，好像没有。”外面暴响不断，伴随着碎玻璃落地的惨烈。

“好吧，那我再找找，我要赶回去关窗子。”邻居挂断了。

几分钟过去了，天已乌黑，风失控的肆虐，声声暴响到了高潮，着实让人心惊。

忽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分明从隔壁传来，我吃惊的听着，但是，这次却似乎不同，少了噼啪的落地声，听起来那么异样。

雨倾盆了，风被驱散，暴响也被淹没在一片白色的烟幕中，邻居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……

“你是死者的邻居？”他边记录边问我。

“是的。”

湿漉漉的楼前，很多黑制服夹杂着白大褂在处理现场。

“一小时前他给你打过电话？”他低着头写着。

“是的。”我看到他身后那腥红的血泊被雨水混合，映衬着他头上暗淡的警徽。

“碎玻璃从楼上掉下，”白大褂的声音很低，一个黑制服在听，“其中有的割破颈部血管，同时有的击中颅骨导致昏迷，然后出血过多死亡。”

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解。

当他问完最后一个问题时，太阳从云中露出，

着良心办事，失去了的真心朋友，失去了所有对你信任，那你可就……你不跟呢，对这样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糊涂一点，不但人们敬你，而且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福气。这是我的切身体会。你看我将近六十岁的人了，就因为我不难为他们，而且还站在他们的一边，抵制迫害他们的人，我多年的心脏衰竭，好了！我今天特意参加你的庆贺宴席，就是来和你说一说这事。”我点头，说：“谢谢！”

我的同学、我们当地法院的某厅长说：“这位长辈说的是。我们现在就有规定，不许接法轮功学员的案子。所以说在中国社会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句空话。法律在中国不是公正的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，我进法院以来，经历的案件多了，哪个是以法律为依据的？还不是为权、为钱服务的！”

这时，我的表哥市委副书记说：“今天我是没白来呀，我和大家一样有同感喔。我是混日子呀，我年轻时也有一身抱负，可是不是那么回事，层层腐败、勾心斗角，使出的招一个比一个坏，真象法轮功说的，人的道德在下滑，‘人人为近敌’呀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洁身自好呀！千万不要紧跟形势。有证据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，这不丧心病狂吗？还有比中共更坏的组织吗？连动物都不如，说不定哪天中共就垮了。我们也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别做亏心事。我出国时，看到全世界都在声援

如果有就帮我关上窗，不然玻璃会刮碎的。”

我找了找：“抱歉，好像没有。”外面暴响不断，伴随着碎玻璃落地的惨烈。

“好吧，那我再找找，我要赶回去关窗子。”邻居挂断了。

几分钟过去了，天已乌黑，风失控的肆虐，声声暴响到了高潮，着实让人心惊。

忽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分明从隔壁传来，我吃惊的听着，但是，这次却似乎不同，少了噼啪的落地声，听起来那么异样。

雨倾盆了，风被驱散，暴响也被淹没在一片白色的烟幕中，邻居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……

“你是死者的邻居？”他边记录边问我。

“是的。”

湿漉漉的楼前，很多黑制服夹杂着白大褂在处理现场。

“一小时前他给你打过电话？”他低着头写着。

“是的。”我看到他身后那腥红的血泊被雨水混合，映衬着他头上暗淡的警徽。

“碎玻璃从楼上掉下，”白大褂的声音很低，一个黑制服在听，“其中有的割破颈部血管，同时有的击中颅骨导致昏迷，然后出血过多死亡。”

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解。

当他问完最后一个问题时，太阳从云中露出，

但他身上的制服依然透黑。邻居的尸体被车拉走了，可我更加迷茫。

“这仅仅是个意外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是意外是什么！？”他蒙抬起头，语气突然蛮横，“他的死亡我们会通知家属，但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谈论。”表情异样的严肃，更象是在威胁，“还有他从事六一零的工作，你也不要对别人提起。”

“六一零？”我说，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他没告诉过你？”他显出吃惊和后悔，“那算了，总之你不要乱说话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警车开走了，蓝白色掩饰不住它的高档，派出所就在不远的小区入口处。

“六一零？好象在哪见过这个数字。”我努力回忆着，打开了家门，“对了！”

我快步奔向阳台，“法轮大法！找到了！”那是一张传单夹在一捆旧报纸中，“还好没有卖掉！”

“……警告六一零的不法之徒，迫害好人，必遭恶报！……”我仔细读着，这是一篇以前自认为不屑的文字。

不知不觉中，云彻底散尽了，风雨洗礼过的天空是那么湛蓝，阳光照耀在大地上，照耀在风雨中幸存的玻璃上，也照耀在我身上，暖融融的，舒服

“难得各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给我捧场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！”王经理说：“祝贺老弟高升！年轻有为呀！来，干杯！”

喝一会儿酒，我走到老领导张董事长身边，向他敬酒，我说：“过两天我就上任了，您不准备对我说点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现在提升是喜也是悲，千万不要被地位冲昏了头脑，要名不要命呀。”我忙点头。他接着说：“年轻人，我可怎么讲呀。”

他旁边坐着的也是我的老上级，老吴经理，接过去说：“形势不要紧跟，尤其现在，全国都在镇压法轮功，更是不要紧跟。是凡对这样的运动，可都要长个心眼。因为咱单位就有炼的，你也知道。”我说：“知道！”

吴经理接着说：“炼法轮功的人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人，根本不象政府所说的，镇压法轮功的借口都是谎言，所以不要紧跟这个形势。你还年青，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你今年三十几？”“三十六啦。”“三十六，所以呀，这方面你可一定注意！”

张董事长接过去说：“你提升是一件喜事，轻轻的就做到总经理，可喜可贺。这悲呢，如果你今天听老吴劝了，也是一喜，如果不听，就怕是一悲呀。因为中共的运动就象七月的天，说变就变，人都是跟着瞎折腾，跟紧了，不定哪天一变，你那时回头一看：你已经断送你的做人的标准，光是味

但他身上的制服依然透黑。邻居的尸体被车拉走了，可我更加迷茫。

“这仅仅是个意外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是意外是什么！？”他蒙抬起头，语气突然蛮横，“他的死亡我们会通知家属，但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谈论。”表情异样的严肃，更象是在威胁，“还有他从事六一零的工作，你也不要对别人提起。”

“六一零？”我说，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他没告诉过你？”他显出吃惊和后悔，“那算了，总之你不要乱说话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警车开走了，蓝白色掩饰不住它的高档，派出所就在不远的小区入口处。

“六一零？好象在哪见过这个数字。”我努力回忆着，打开了家门，“对了！”

我快步奔向阳台，“法轮大法！找到了！”那是一张传单夹在一捆旧报纸中，“还好没有卖掉！”

“……警告六一零的不法之徒，迫害好人，必遭恶报！……”我仔细读着，这是一篇以前自认为不屑的文字。

不知不觉中，云彻底散尽了，风雨洗礼过的天空是那么湛蓝，阳光照耀在大地上，照耀在风雨中幸存的玻璃上，也照耀在我身上，暖融融的，舒服

“难得各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给我捧场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！”王经理说：“祝贺老弟高升！年轻有为呀！来，干杯！”

喝一会儿酒，我走到老领导张董事长身边，向他敬酒，我说：“过两天我就上任了，您不准备对我说点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现在提升是喜也是悲，千万不要被地位冲昏了头脑，要名不要命呀。”我忙点头。他接着说：“年轻人，我可怎么讲呀。”

他旁边坐着的也是我的老上级，老吴经理，接过去说：“形势不要紧跟，尤其现在，全国都在镇压法轮功，更是不要紧跟。是凡对这样的运动，可都要长个心眼。因为咱单位就有炼的，你也知道。”我说：“知道！”

吴经理接着说：“炼法轮功的人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人，根本不象政府所说的，镇压法轮功的借口都是谎言，所以不要紧跟这个形势。你还年青，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你今年三十几？”“三十六啦。”“三十六，所以呀，这方面你可一定注意！”

张董事长接过去说：“你提升是一件喜事，轻轻的就做到总经理，可喜可贺。这悲呢，如果你今天听老吴劝了，也是一喜，如果不听，就怕是一悲呀。因为中共的运动就象七月的天，说变就变，人都是跟着瞎折腾，跟紧了，不定哪天一变，你那时回头一看：你已经断送你的做人的标准，光是味

看这个楼道的人，谁正眼看你们？你们不感到可耻吗？这些人听了之后，什么也没说，就走了。他们为什么走啊？不就是因为理亏吗？”

“唉！”我此刻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，站起来，“打扰你了，改日再来。”说完了，恨不得赶快逃走。

出了玉清家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炼法轮功的人，没有错！是这个恶党非要迫害好人，是它不容好人，因为它是真正的邪教！

我理解了。◇



【明慧网】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我邀请一些朋友聚会，难得有这个雅兴，主要原因是我被提为公司的总经理。今天邀请的都是些个各阶层的好朋友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担任重要的职位。

在宴席开始前，我端起酒杯向大家敬酒，说：

极了…… ◇



我的同事林玉清因修炼法轮功被多次关押，我想这么迫害干嘛非得炼？真是让人不理解！

说实在的，玉清的为人是不容挑剔的，科室里，同事之间为了向上爬，表面上

上嘻嘻哈哈，背地里都较劲。唯有他，对谁都热情，谁有事他都不会看热闹，不争名、不贪功的。

一个月前，他又被国保大队从单位绑架走了，前几天刚出来，听说这次又挨打了。唉！出于对朋友的关心，晚饭后，我决定去他家，想劝劝他。

敲响了他家的门。开门的是他的妻子丽，把我让进屋，给我倒了一杯水。

我说：“玉清呢？”

她说：“去孩子的奶奶家了，大哥，你有事呀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儿，知道他出来了，来看看他，顺便想劝劝他，何苦呢，一次又一次的。”

她说：“大哥，你来看他，我代玉清谢谢你了！”

看这个楼道的人，谁正眼看你们？你们不感到可耻吗？这些人听了之后，什么也没说，就走了。他们为什么走啊？不就是因为理亏吗？”

“唉！”我此刻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，站起来，“打扰你了，改日再来。”说完了，恨不得赶快逃走。

出了玉清家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炼法轮功的人，没有错！是这个恶党非要迫害好人，是它不容好人，因为它是真正的邪教！

我理解了。◇



【明慧网】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我邀请一些朋友聚会，难得有这个雅兴，主要原因是我被提为公司的总经理。今天邀请的都是些个各阶层的好朋友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担任重要的职位。

在宴席开始前，我端起酒杯向大家敬酒，说：

极了…… ◇



我的同事林玉清因修炼法轮功被多次关押，我想这么迫害干嘛非得炼？真是让人不理解！

说实在的，玉清的为人是不容挑剔的，科室里，同事之间为了向上爬，表面上

上嘻嘻哈哈，背地里都较劲。唯有他，对谁都热情，谁有事他都不会看热闹，不争名、不贪功的。

一个月前，他又被国保大队从单位绑架走了，前几天刚出来，听说这次又挨打了。唉！出于对朋友的关心，晚饭后，我决定去他家，想劝劝他。

敲响了他家的门。开门的是他的妻子丽，把我让进屋，给我倒了一杯水。

我说：“玉清呢？”

她说：“去孩子的奶奶家了，大哥，你有事呀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儿，知道他出来了，来看看他，顺便想劝劝他，何苦呢，一次又一次的。”

她说：“大哥，你来看他，我代玉清谢谢你了！”

你要劝他，就免了吧，多少人都劝过他，可是谁也改变不了他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这些外人，是很难改变他。可是你，作为妻子，他总会听你一些吧，你怎么不劝一劝他呢？”

她说：“让我怎么劝？你们是一个科室的，应该知道，玉清在没炼法轮功前，每天都出去应酬，酗酒、赌博，后来又得了癌症，这给家庭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我每天以泪洗面，生活对于我没有一点希望。他炼了法轮功，一切都变好了，身体好了，不良习惯也没有了，做什么事都踏踏实实了，家庭更和睦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政府不让炼吗？炼就得挨抓吗？”

她说：“我真是不明白，行贿、受贿、嫖赌这些都没有人管，炼法轮功就有人管？！玉清有什么错？这是一个什么政府？宪法上不是说人有信仰的权利吗，为什么要剥夺？”

我说：“这年头哪有处说理去，你要是较这劲，可没地方，还是聪明点好，免得给家庭带来痛苦。”

她听了我的话，有点激动，说：“这个邪党撒着迷天大谎、欺骗民众，明知是假的为什么非得按它说的去做？‘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’，这个道理它们为什么不懂？现在哪个老百姓服它？哪一个不骂它？大哥，你不骂它吗？你心里平衡吗？是谁

你要劝他，就免了吧，多少人都劝过他，可是谁也改变不了他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这些外人，是很难改变他。可是你，作为妻子，他总会听你一些吧，你怎么不劝一劝他呢？”

她说：“让我怎么劝？你们是一个科室的，应该知道，玉清在没炼法轮功前，每天都出去应酬，酗酒、赌博，后来又得了癌症，这给家庭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我每天以泪洗面，生活对于我没有一点希望。他炼了法轮功，一切都变好了，身体好了，不良习惯也没有了，做什么事都踏踏实实了，家庭更和睦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政府不让炼吗？炼就得挨抓吗？”

她说：“我真是不明白，行贿、受贿、嫖赌这些都没有人管，炼法轮功就有人管？！玉清有什么错？这是一个什么政府？宪法上不是说人有信仰的权利吗，为什么要剥夺？”

我说：“这年头哪有处说理去，你要是较这劲，可没地方，还是聪明点好，免得给家庭带来痛苦。”

她听了我的话，有点激动，说：“这个邪党撒着迷天大谎、欺骗民众，明知是假的为什么非得按它说的去做？‘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’，这个道理它们为什么不懂？现在哪个老百姓服它？哪一个不骂它？大哥，你不骂它吗？你心里平衡吗？是谁

给千万家庭带来痛苦？难道不是这个政府本身吗？如果它不迫害法轮功，玉清不就好好的上班了吗？做坏事往老百姓身上栽赃！它们一贯正确，贪污腐败、流氓掌权，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啦？都下岗了，民不聊生！就这样还在大吹大擂经济翻了多少多少番，连小孩都知道在撒谎。在这个恶党的有意灌输下，人们张口就撒谎、背着人就干坏事、没有道义、不讲信义，人人为近敌，互相不信任，这样下去能行吗？”

我一时语塞。

她接着说：“玉清出来前，‘六一零’（迫害法轮功的机构）和单位的领导都来劝我：跟他过什么呀？离了算了，整天跟他提心吊胆的，过的什么意思呀？损失十几万元钱。我说：是谁害的？不是你们吗？炼功有什么不好？非得跟你们一样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嫖娼、腐败吗？放着坏人不抓，单抓好人，你们良心真安稳吗？古人说的好，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’，谁知道明天怎么样？你们能决定你们的命运吗？善恶有报是真理，打击信神的人，神能干吗？你看中国出现的天灾人祸，你们谁能说清楚？迫害法轮功的人，遭报的越来越多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玉清是好人，这你们也承认，为什么还害他？欺负好人是有罪的。”

你们这不是昧着良心干坏事吗？现在越来越多的百姓也清楚的认识了，有谁还配合你们呢？你

给千万家庭带来痛苦？难道不是这个政府本身吗？如果它不迫害法轮功，玉清不就好好的上班了吗？做坏事往老百姓身上栽赃！它们一贯正确，贪污腐败、流氓掌权，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啦？都下岗了，民不聊生！就这样还在大吹大擂经济翻了多少多少番，连小孩都知道在撒谎。在这个恶党的有意灌输下，人们张口就撒谎、背着人就干坏事、没有道义、不讲信义，人人为近敌，互相不信任，这样下去能行吗？”

我一时语塞。

她接着说：“玉清出来前，‘六一零’（迫害法轮功的机构）和单位的领导都来劝我：跟他过什么呀？离了算了，整天跟他提心吊胆的，过的什么意思呀？损失十几万元钱。我说：是谁害的？不是你们吗？炼功有什么不好？非得跟你们一样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嫖娼、腐败吗？放着坏人不抓，单抓好人，你们良心真安稳吗？古人说的好，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’，谁知道明天怎么样？你们能决定你们的命运吗？善恶有报是真理，打击信神的人，神能干吗？你看中国出现的天灾人祸，你们谁能说清楚？迫害法轮功的人，遭报的越来越多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玉清是好人，这你们也承认，为什么还害他？欺负好人是有罪的。”

你们这不是昧着良心干坏事吗？现在越来越多的百姓也清楚的认识了，有谁还配合你们呢？你